



朝井辽著

# 何者

な  
に  
も  
の

佟斯文译

正装，皮鞋，汗水  
平庸又局促的我们，拼命扮成憧憬中的

## Someo

《听说桐岛要退部》作者根据自身经历，  
书写日本当下社会的大学生求职群像

四川人民出版社

呕心沥血之作  
直木奖获奖者  
50年来最年轻的

148届获奖作品  
直木奖  
日本文坛奥斯卡

# 何者

朝井辽 著

佟斯文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何者 / (日) 朝井辽著; 佟斯文译. —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6.4  
ISBN 978-7-220-09705-8

I. ①何… II. ①朝… ②佟…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89229号

NANIMONO by Ryo Asai

© 2012 Ryo Asa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BEIJING Kareka Consultation Center.

四川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进字 21-2015-61号

HE ZHE

## 何者

[日] 朝井辽 著 佟斯文 译

出版人  
产品经理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封面摄影  
内文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黄立新  
冯宇骐 季思聪  
叶 驰 陈 欣  
陈文德  
baranq  
戴雨虹  
袁晓红  
王 俊

出版发行  
网 址  
E-mail  
新浪微博  
微信公众号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照 排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市槐树街2号)  
<http://www.scpph.com>  
[scrmcbs@sina.com](mailto:scrmcbs@sina.com)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028) 86259624 86259453  
(028) 86259624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四川华龙印务有限公司  
145mm × 210mm  
8.25  
152千  
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0-09705-8  
32.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453

## 1

咚！

不知撞到谁的肩，我的节拍戛然而止。刚才还随光太郎的歌声摇摆的我现在身体僵直，感觉像是被撞出了整个空间。我有种预感：马上就会有熟人发现我在演唱会场这种不合我风格的地方抛头露面。羞耻感油然而生。

Orange演唱厅的狭小便于让我平复情绪，却也陡生与台上的距离感。

回过神才感觉到手上好黏。刚才被撞得一晃神，手上一紧，杯中的金巴克<sup>①</sup>好似打浪般涌出，不光弄得我自己满手，还溅到了前面观众的风衣上。所谓金巴克，基本就是冰块加姜汁汽水，所以我现在满手透着甜香。

前面这位正陶醉在光太郎的歌声里，根本没留意到自己已经

---

① 译注：一种软饮料。

被泼了一身饮料。

光太郎富有个性的刘海被汗浸透，一绺绺贴在额头上。我俩合租已经相当久了，但我始终觉得他在家和在台上简直不是同一个人。

一曲唱罢，掌声沸腾。我也抬起空着的手无声无息地扇了几下。“阿光哥！”从最前排靠右传出的呼声满含青春气息。“我在！”光太郎很自然地回道。那边的人群顿时热闹起来。刚才应该就是他社团的同级生或学弟吧。光太郎朝那边摆了个剪刀手，舞台登时被摄像闪光灯照个通明。然后是欢声笑语。

想当初我也曾在台上过。那时我才发现，原来台下观众的脸可以看得这么清楚呀——光太郎曾经这样说过。我现在真想把这句话原样奉还给他。台上的言谈举止台下也能看得清清楚楚。说老实话，台上和台下其乐融融的劲儿，让作为观众的我感觉很扫兴。

“已经给大家唱了三首啦，感觉怎么样？有没有躁起来？”

“Yeah！”他熟人那边又传来欢呼声。我这边的观众大概都和台上的人不熟，一个个都不知道怎么回应，最后都只好嘬几口饮料了事。区区学生乐队演唱会，一杯饮料要收五百日元，真会算计。

这个演唱厅距离大学校庆主会场有十分钟的脚程，可能也是因为——会场里观众稀稀拉拉。

“今天是校庆最后一天，所以这次是我们OVERMUSIC的告

别演出。唉，本来心里还觉得好像告别演出有好远好远，没想到今天，不，没想到现在就已经到头啦！”

“一眨眼你也得成大叔喽！”

台下有人大声插话，听声音很年轻，也许是刚毕业的校友。台上一头烫发、刘海遮眼的贝斯手笑出了声，麦克风忠实地把他的笑声送到了我的耳边。

“哎呀，真是时光飞逝。我真觉得，这大学比高中过起来，实在快太多。”

“我啊，就是为了进MUMC才来御山大学的。”

我回想起以前和光太郎喝酒时他说过的这句话。那时大学刚开学不久，我们正被清一色的新生教育弄得七荤八素。我来学校以后第一次去酒吧，才知道学校海报上常能看到的“MUMC”，原来是“御山大学音乐部（Miyama University Music Club）”的缩写。也是在那天我才知道，原来吃烤串得先把串上所有东西都撸下来吃才算正宗。明明我俩都刚从高中毕业，光太郎已经一副老酒虫的嘴脸，而我只能喝些混着苏打的梅酒。那个时候不光是我，大概周围所有人都未曾想到，我日后居然会和光太郎——这个打着发蜡，满头茶发，阳光下金光闪闪的家伙成为室友。

我从牛仔裤里掏出手机，习惯性地打开Twitter<sup>①</sup>。

---

① Twitter：一个广受欢迎的社交网络微博网站。——编者注

コータロー! <sup>①</sup> @kotaro\_OVERMUSIC 2天前

---

【求扩散】就在明后天，我们要在学校附近的Orange开演唱会！坐地铁到御山大学前C-1出口后，只需徒步两分钟！开始时间18:00，票价只要一千日元整！最低消费一杯饮料。这次也是我们OVERMUSIC乐队的告别演出！大家一定要来啊！！

转发 4条 赞 1

田名部瑞月 @mizukitanabe 2天前

---

@kotaro\_OVERMUSIC 我回国了。演唱会我会去。好久没听过你的歌了，我很期待。

にのみやたくと@行星剧团<sup>②</sup> @takutodesu 2天前

---

室友的告别演出//【求扩散】就在明后天，我们要在学校附近的Orange开演唱会！坐地铁到御山大学前C-1出口后，只需徒步两分钟！开始时间18:00，票价只要一千日元整！最低消费一杯饮料。

---

① 光太郎的Twitter账户名。——编者注

② 主角二宫拓人的Twitter账户名。——编者注

这次也是我们OVERMUSIC乐队的告别演出！大家一定要来啊！！

“给，拿去用吧。”

后面有人叫我。

假装若无其事的我其实一直在偷偷找人。

原来你在我后面啊。我在心里冷静地说。

我收起手机回头，看到一位天天在照片里见面的短发姑娘。

“拿着。”那人把手帕塞给我。

“谢谢。”

瑞月右手拿着半杯橙汁。这让我联想起以前，光太郎曾经满脸炫耀似的跟我抱怨，说让她喝一点酒就醉得直打晃，真是个大麻烦。

许久未见的她头发比照片里更短，看起来也更瘦。身姿倒是一如一年前那样挺拔。

我接过手帕擦拭湿黏的手，朗声问道：

“瑞月你也来啦！”

“嗯，随便瞧一眼。”

都在Twitter上回复了，还“随便瞧一眼”，我心里犯嘀咕。不过刚看过人家在Twitter上的互动，还问出“瑞月你也来啦”这种话的我也挺无聊的。

“果然，还是短发最衬你。”

“过奖了。”

“说起来咱们都好久没见了吧？”

“是啊。”说着，瑞月举起了橙色的杯，“干杯。”

“我本想昨天就和你们联系，结果太匆忙了没顾上。”

“啊，这倒没事，我都看过Twitter了。”

欢迎回来，有空一起喝酒。我在脑海中回想着不久前我发的回复。

“你刚到？”

“不是，一开始就来了。其实，我昨天就来了。”瑞月笑着说，“自己忙个糊里糊涂，不知不觉也已经混到大五了。”

“光太郎的歌，真是越来越棒。”

瑞月好似自语般轻声说道。一道红光掠过她的侧脸，原本挂耳环的耳洞已经长死了。她的面容比以前略显成熟，而这并不是区区一年美国留学就能带来的。

“你都买制服啦。”

“我还犹豫过，下身到底该配裤子还是配裙子。”瑞月笑答。我想夸她这一身很合适，却说不出口。

就在我忽略舞台的这会儿工夫，会场已经逐渐沸腾起来。

“你们饶了我吧！”捧着吉他的光太郎一脸羞涩。看来他是被人调戏了一顿。鼓手踩得脚踏板咚咚作响。“我错了我错了，现在

唱下一首可以吧？好啦好啦，鼓手别生气啦。”光太郎慌张失措的样子逗得满场笑声。

光太郎深受整个社团的爱戴。大二那年秋天，他在三位候选人中被部长选中……好像是这么回事。这是瑞月说的。他自己从来不提这些事儿。

“拓人，你现在已经不上台啦？”

我支吾一阵，勉强不让自己的声音有动摇：“是不上了，不过……”话刚出口，我就已经不知道怎么说了。

“现在，可不可以请大家跟我们一起High到最后？”

正当此时，台上传来光太郎的呼声。

“Yeah！”为了尽快转移话题，我顺势小声应和。话音未落，我就察觉到自己耳根已经红透了。

“‘Yeah’什么呀，哪儿还用给他面子。”

瑞月莞尔一笑，与此同时台上的光太郎也开始引吭高歌。这听起来像是首情歌。以前没听过，估计是他的原创。不过，在达不到满员的会场，我带着距离感，眼望着满腔激情唱着情歌的光太郎，明知他不是对着自己唱，也不免感到别扭。

莫非光太郎和瑞月看我表演的时候也是这种感觉吗？本来就面红耳赤至极的我感觉双耳愈发灼烫起来。

我不知是否该跟上他的节拍。所以我把眼睛使劲往右瞟，想看看瑞月的反应。她十分放松，而我整个肩膀都僵得发硬。我经

常会因为这种小事耗心劳神，这使我发自内心对自己生厌。

光太郎唱情歌的时候总会抱着立麦猛唱。一开始我很受不了他这种唱法，但他唱功确实无可挑剔。曲子也很棒。现在这首歌虽然未必原创，却也非常动听。

正当光太郎的歌声因间奏暂歇之时，我听到左边传来话音：

“咦，瑞月学姐。”

“什么？！真是她吗？哪儿呢？”

“你看啊，她就在那儿，那个穿西装配格子衫的人对面。”

我瞬间低头看看自己穿的，确实是格子衫。

“嗯？啊！真是她，还剪了短发呢。瑞月学姐！”

两个女生从左边的人群当中奋力挤过来。应该是学妹。她们靠近之余，也不忘瞄着台上的光太郎。

“瑞月学姐，您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我把没来得及还的手帕团起来揣到包里。

“什么时候……我昨天都来过一次啦。”

“呀，我都没注意！”

我在心中暗暗叹息。

“学姐您怎么还穿上制服了？您是打算那个什么……准备求职啦？”

“嗯，差不多。”瑞月喝了口橙汁。

“咦，是不是太早啦？您看人家阿光哥头发还那个造型

呢！”

“你们可别拿他当什么好榜样。”瑞月答道。另外那个学妹拍手大笑：“还是学姐厉害！”

“下届的也都说想见您！我这就叫他们过来！”

你们俩有点眼力见儿行不行？想归想，话我没说出口。考虑到一会儿要来一群陌生的学弟学妹，我默默离开了。

“抱歉，下次咱们再好好聊。”瑞月低眉合手向我道歉。我淡淡地回了声再见，不知她听没听到。

沐浴在光太郎的歌声中，和学弟妹们聊天的她神采飞扬。

“哇，还有这事儿？”“我的天，他骨折了？还在住院吗？”耳边不时灌进这些七零八碎的话，让我感到非常烦躁。

她本应该是为了好好听光太郎唱歌才来的。我一边想一边倚到墙角，把剩下的金巴克一饮而尽。

## 2

乌丸ギンジ<sup>①</sup> @account\_of\_GINJI 1小时前

---

昨天过得太充实了！下月演出的成员们来到我家，我们一边喝酒，一边玩“头脑风暴”，大家都醉了，不知不觉全体跑到了公园，我们捉迷藏、侃大山，一直玩到天亮。这些好伙伴是我的骄傲！……结果现在才起床（笑）太颓废了（笑）赶紧写剧本，进入刷稿模式！

赞 2

我感觉刚吃完的员工餐——鳕鱼鱼子酱海鲜意大利面正在被我的胃迅速消化着。每走一步，被我嚼碎过的碳水化合物都会缩

---

① 乌丸银次的Twitter账户名。——编者注

小一些，直至消失也贡献不出什么营养。这肯定撑不到睡觉。为什么面类这么不顶饿呢？

我哈了一口气，把手机收到牛仔裤口袋里，抬头看了看电子显示屏。现在是下午六点二十二分，地铁还有三分钟才到。

我打工的这家咖啡厅每天下午六点都会变成酒吧。我今天值早班，现在可以自由离店。刚打工那阵子我常觉得如芒在背——眼看后厨越来越忙，自己却大吃员工餐——现在却已经习惯成自然了。

光太郎该不会还在睡吧？都这时候了，总该起床了。我今天白班起早，七点就得出门。光太郎如我所料整晚没回家——学校文化节告别演唱会的庆功宴，喝个通宵再正常不过。我知道早上肯定来不及见他一面，但真见不到，心里还是觉得空落落的。我想在演唱会的余韵散尽以前至少能和他说一声：“你的演唱会很棒。”

冬天的地铁让孤行的乘客更显形单影只。狭窄的车厢、拥挤的人群，都带不来丝毫的温暖。

我伸手探入置于膝上的背包以确定家门钥匙的所在。本以为会碰到冰冷银物的手指摸到的却是温暖的布品。这让我一瞬间发慌，怕是钥匙丢了。但我立刻反应过来，这是瑞月在演唱会现场借给我的手帕。我都忘了。回家得给人家洗干净。

我重围好围巾走出地铁站，只见外面的雨落在钢筋混凝土

上，留下一堆印记。空气中能嗅到雨中特有的土腥味，看来雨刚下不久。懒得再从包里拿伞的我弓起身子顶着雨，一路小跑到超市，买了炒饭料、五花肉、纳豆、牛奶。我早已熟悉它们各自的摆放位置。我在超市里匆匆来去，就像在做连线图一样。把这些线路连起来，应该就是“单身汉”星座吧。平常我就会买牛奶旁边的杯装奶制甜点，今天特地买了两个——多买一个，送给圆满完成社团告别演出的光太郎。

妙极，雨还没下大。我把超市收银条扔进垃圾箱，用风衣帽子把脑袋裹了个严严实实。大概是因为耳朵被遮住难以听取四周声音，我顿时感觉自己和身后忽然拉下的卷帘门毫无关系。我好似被装着一升装牛奶的袋子拖着，在这场浸透了十一月末的雨中穿行。

“回来啦。”

“啊，你醒了啊？”

光太郎正在拉着窗帘的屋里系着垃圾袋。虽然屋里有垃圾箱，但我俩还是习惯把所有垃圾都扔到随便丢在厨房的那只容积达四十五升的大垃圾袋里。

“吃了没？”

“吃过员工餐了。”

光太郎吃的应该是速食咖喱酱拌饭。沾着酱料的饭碗和大银

勺都被扔在水龙头下面。我俩基本都不太动手做饭，多数时候是把两人约好轮流买的米煮个三碗，配菜要么是速食酱料，要么就是从超市买的下饭菜。

“对了，你……”

“黑短发。出乎意料地合适吧？”

他一头的自来卷剪得都看不出来了。我一边应一句“嗯，挺合适的”，一边把五花肉从购物袋里拿出来，光太郎应声把肉接过去。猪肉、圆葱、泡菜、鸡蛋、鱼肉肠……家里的冰箱常备这些炒炒就能吃的东西。还有就是蛋黄酱、烤肉酱、咖喱粉、面酱。这些调味料对于不谙炊事的单身汉而言，堪称化腐朽为神奇的生活必需。

“我还以为你准得睡一整天。”

“我本来也想，但庆功宴太High了，所以我直接去美发店了。”

原本那一头颇似金色的卷发在我的脑海里越来越模糊，相反朴素的黑发已经完美融入了颜色单调、毫无装饰的房间里。

“High了就染发，你刚上高一吗？弄保鲜膜。”说着，我把保鲜膜递过去。

“我一直喝到早上六点，然后唱K唱到十点，再然后直接杀到刚开店的美发店，到剪完为止都在睡，醒了以后我都震惊了。原来不用预订，直接打声招呼人家就给剪啊。”

我笑他：“你这人啊，尽给人添乱。”“是哦。”光太郎却满不在乎，把三块包好保鲜膜的五花肉递回给我。二百二十克五花肉，冻起来正好够炒三顿。

“但说回来，反正我也想忙完校园文化节就开始找工作了，正好断发明志，进入状态。”

“是啊，得找工作。”我答道。

“唉，说真的，我到现在一点求职的准备都没有。拓人，你得多教教我啊。”

“哦，教。”我一边收拾东西一边随口答应。看着短发的他，我第一次觉得这小子可能挺适合穿西装。

冰箱上的微波炉映出我从九月末就再没剪过的头发。攒了两个月的长发和我的脸看起来浑然一体。

“啊，对了。”我从口袋里拿出手帕，感觉上面还有些金巴克的甜香，“你脏衣服攒差不多了没？”

打开洗衣机的盖子，脏衣服已经塞了大半个滚筒，我便顺手把手帕扔到上面。“呃？”光太郎一脸纠结，像是有话要说。刚来东京的时候我惯用洗衣粉，现在我已经被他“传染”成洗衣液死忠了。

“拓人，你见过瑞月了？”

光太郎的声音比预想更近。

“嗯，见过了，她昨天也来看你的演唱会了。这是她回国以